



中国名人全传

张之洞全传

BIOGRAPHY OF ZHANGZHIDONG
Biography of Chinese Personage



张建良 王佩元著

以雄才大略
励精图治
创千秋伟业
以夙夜匪懈
挽颓风
开一代风气
以崇德业
冠盖天下

长春出版社



中国名人全传

张之洞全传

张建良 王佩元 著

长春出版社

8135070

中国名人全传

(吉)新登字 10 号

中国名人全传

中国名人全传

中国名人全传
常万生等 著

责任编辑：李凤畋 张 樱

封面设计：陈小牧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0
字数：410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80604-644-5/K·51

定价：384.00 元（全十六册）

《中国名人全传》编委会

主 编 喻朝刚 杨德宏 常万生

副主编 王占通 董辅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畋 李庆皋

李焕荣 庐山 陈凤和 杨德宏

杨子忱 常万生 张同义 喻朝刚

董辅文

目 录

聪慧童年	(1)
颠沛少年	(11)
解元探花	(24)
初露锋芒	(36)
两任学政	(46)
潇洒清流	(61)
晋阳春秋	(77)
南疆烽火	(97)
边关大捷	(112)
疆臣治粤	(126)
蓝缕开疆	(139)
波谲云诡	(161)
壮士断腕	(173)
励志图强	(186)
峰回路转	(203)
老成谋算	(218)
楚天风云	(232)
抗争阻约	(251)
学政之功	(268)
竭尽臣忠	(280)
结传余墨	(303)
后记	(310)

聪慧童年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是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在贵州省兴义府府邸的内宅里,却充满了喜庆和期待的气氛,知府张镆的夫人朱碧筠就要分娩了。

一阵阵的呻吟声,隐约传到前面的厅堂里。张镆坐不住了,把手中的书卷放在桌上,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期盼着顺利分娩的消息……

张镆,字又甫,号春谭,这年44岁。他21岁时中举,之后却连续六次会试不中,后来参加了大挑试。

大挑,是乾隆时制定的一项选官制度,每6年一次,于会试榜后举行,取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做低级官职,使举人出身的人又多了一条入仕做官的门路,更有利于朝廷笼络人才。

张镆长方脸,眉轩目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口试时又应对如流,很为考官赏识,被选为一等。放任湖南省安化县知县,后调任贵州省贵筑县知县。因办事练达有能力,不久升为古州同知。他殚思竭虑,政绩显著,又为上司奏闻朝廷,道光皇帝特予恩宠陞见,擢升为兴义府知府。

张镆有三位夫人:原配刘氏,是布政司经历沧州刘廷式的女儿;继取蒋氏,是嘉定知府、卢龙蒋策的女儿;这第三位夫人朱碧筠,广西桂林人,是甲戌进士、四川邛州知州朱绍恩的女儿。

朱碧筠年少貌美,性情娴淑,聪慧绝世,是个很有名的才女,琴棋诗画,无所不通,尤其是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丝弦乐器样样皆会,特别擅长弹奏古琴。在她的手上,《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十面埋伏》、《胡笳十八拍》等古典名曲,皆能娴熟流畅地弹奏,尽得曲子独有的妙韵。张镆爱慕夫人的才艺,喜欢碧筠的性情,两人水乳交融,情深意笃。平时朱碧筠常说,要为丈夫生个儿子。张镆也盼着是个儿子,并且早已把名字取好了。

张镆的前两位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张之灏,成年后官至云南丽江县知县;次子张之清,官至湖北候补知府;三子张之渊,官至湖北襄阳、樊城兵备道。

随着几声宏亮的婴儿啼哭声,女仆进来传报:“恭喜老爷!夫人顺

利分娩，生了位胖胖的少爷。”

张镆眉开眼笑：“好，好！就叫张之洞。”张镆提笔写下了四公子的生辰八字和字号：字孝达，号香涛。朱夫人又给孩子取个乳名叫宫保。

张镆又向女仆吩咐道：“传我的话，全府的男佣女婢，每人赏银2两。”

“谢老爷！”女仆退下去了，张镆还乐得合不上嘴。

大清早，兴义府衙前面的兴安街上聚了一群人。这里是府衙张贴告示的地方，每当告示贴出来，总会引来围观的人群，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以往的告示是在白纸上写的，盖有官方印鉴，今天则不同，贴在墙上的却是一道写上咒语的黄符。

一位挑柴的小伙子赶过来，将柴担放在道旁，挤到人群的最前面，上下打量一会儿，自言自语说：“怪！怎么今天的告示，既无正印，又没关防？”他扭头向身后的一位中年人问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自己看吧！”中年人鄙夷地看了小伙子一眼。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向人群外走去，迎面碰见一位长髯老者，便问道：“老先生，上面写的什么？”

长髯老者说：“你到前面还没看清楚吗？”

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识字。”

长髯老者笑了笑，将那上面的字念了一遍：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

不知前世是何仙，含冤受辱降人间。

过往君子都来念，洗尽前孽享平安。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老者念完之后，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说：“这是谁家生了孩子？”又一个说：“还能是谁家？咱们布衣百姓，敢在这贴告示的地方贴吗？”另一个说：“天刚亮，我见一个道人，由府衙的听差陪着，贴上这黄符，就回府衙了。”“对对，就是。听说上月初三，知府老爷的夫人生了位公子。”“这位公子，降生后就哭闹不止，不分昼夜，而且声音一天比一天宏亮。把知府难坏了，请了好几个郎中，都说公子没有病症。”

老者拂髯说道：“这就奇了。莫非这位公子，真是一位异人？”

卖柴的小伙子也摸摸后脑勺，若有所思地说：“噢，我晓得了。怪不

得上月没见到那只老猿呢!”

“什么?你说咋样?”有人凑上去问道。

小伙子说:“我家住在将军山里头,每次来兴义赶场,都是三更就起身。有月亮的时候,总能看到一只老猿坐在山头上。它的喊叫声,让人听了心慌。听我爷爷说,那老猿最少有300年了。在上月十五六的晚上,月亮明光光的,我却什么也没看到。原来它转世了……”

“噢——,将军山的猴子转世,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大将军呢!”那人深信地点头说道。

兴义,位于黔境的西南犄角里。虽然贵州历来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瘠之地,而兴义却偏得造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山上茂林修竹,葱茏蓊郁,江岸土地肥沃,物产丰腴。人杰地灵,到处都是富于想象的兴义人创造的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人们乐于听之,乐于道之。

于是,知府张镓的四公子张之洞,乃将军山灵猴转世的传说,不胫而走,越传越奇,越传越神。

张之洞生来啼哭不止,真把张镓愁坏了。这孩子,吃饱了就大声啼哭,很少睡觉,甚至整夜地哭叫。张镓请了兴义城内外颇有声望的几位医生诊治,都说婴儿健康无恙,然后摇头而去。继而又请道人做道场,在街上贴了符咒,仍不见效。幕僚中有人建议:“可否让风水先生来看看?”张镓无可奈何,便派人请来一位风水大师。

大师装模作样地在知府内宅转来转去,最后说:“当在花园里再筑一座小山,或能挡住外来的妖气。如再不奏效,当查祖上阴宅的风水。”

张镓立即派人在后花园增修假山一座,同时修书一封,以六百里快递,寄回直隶省南皮县(今河北省)家乡,请家里人勘查风水。

张镓来到朱夫人的内室,看着襁褓中小之洞,不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见夫人面容有些憔悴了,便说:“这些天把你累得不轻。你该让奶妈照管他,自己多休养身体才是啊!”

朱夫人说:“我习惯了。听不到小宫保的哭声,反倒觉得不安了。”朱夫人看着张镓,两人脸上都现出了笑容。

小之洞还在哇哇地哭闹,碧筠几次把奶头顺进他嘴里,都被蹬闹着吐了出来。张镓很为夫人的耐心所感动,看着几案上久被冷落的琴,说道:“你看小宫保闹的,连琴也没空弹啦。”

“那就等官保长大了再弹嘛!”朱碧筠说。

张镓漫不经心地拨动了一下琴弦,发出清脆而又悠扬的声音,没想到正在哭闹的小官保戛然声息,寻着琴声转过小脑袋。

朱碧筠惊奇地说:“你看,官保听到了琴声!”

张镓又拨了拨琴弦,小官保两眼一眨一眨的,露出怡静欢快的神情。

张镓惊喜异常,忙从夫人怀里接过小官保,对碧筠说:“快!夫人,你弹支曲子给他听!”

朱碧筠兴奋地弹起《春江花月夜》。张镓审视怀抱中的小之洞,见他凝眸静听,竟然露出了笑容。

一曲过后,已被放进摇篮的小之洞静静地玩耍起来,异常安闲而恬静。

张镓欣慰地笑了笑,似又有所悟,手点脑门,突然说:“哟,

我想起来了。古人云:‘妇人妊娠,听诗书吟咏之声,闻琴箏弹拨之鸣,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妊娠在怀,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恶则恶矣。’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呀!”

此时,张镓疼爱地端详着小之洞,高高地颧骨,尖尖的下颌,晶亮亮的一双眼睛,活脱脱一张猢狲脸,心上蓦然一惊,脱口说道:“莫非果如外面传言,这孩子是灵猴转世?”

朱碧筠嗔声说道:“老爷,你说些什么?市井之言,俚俗不经,何足听信!确是孩儿天资颖异,定非凡人。我们当悉心教诲,使其成为栋梁之材!”

张镓望着窗外,良久不语,顷而叹道:“纵是天生豪杰,只惜生不逢时啊!”

“你是说……”朱夫人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不用问了,丈夫是对孩子的命运担心,也是对时局的忧虑。

从此,小之洞在妈妈的琴声中玩耍,在妈妈的琴声中安眠。只要琴声一停,他就醒转来又哭又闹,直到听到琴声,才又安静下来。仿佛没有琴声,那从天际传来的隆隆炮响、那四处纷起的白刃格斗的阵阵杀声,就会惊扰他的甜梦,会使他惊恐万状、烦躁不安……

小之洞在母亲的爱抚和悠悠的琴声中长到4岁,不幸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朱碧筠在弥留之际,拉着小之洞的手凄婉地说:“我别无

牵挂，只难舍你年龄还小……这架琴留给你，就当 I 守在你身边吧！”

张之洞铭记着母亲的遗言，把琴精心地保管在身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生母死后，张之洞便由父亲的侧室魏氏照抚。

魏芷香没有生育子女，把张之洞视若亲生。她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照顾他，哄他玩耍，使他开心，想方设法抹去他心灵上的阴影，抚慰他的丧母之痛。在风和日丽的天气，还带他到花园里嬉戏，侍弄花草。魏芷香最喜爱月季，又善于栽培修剪，花儿开得又大又多又艳。她把各种盆栽的月季，放置在张之洞窗明几净的室内。她赞美月季四季常开，香超桃李，艳而不媚。张之洞受她的熏陶，一生也酷爱月季。

张之洞母亲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张镓吩咐仆人在客厅摆下香案，备好酒席。时近中午，仆 I 领着一个年约 40 岁，衣着青布长袍、风度儒雅的人来到客厅。这个人就是张镓为张之洞请来的家塾教师何养源先生。何养源虽不是秀才、举人，但精通“四书”、“五经”，又能诗善画，写得一手好楷书，尤其对赵轩颊的书法，深谙其味，临摹得惟妙惟肖。他教学生很有办法，是兴义一带有名的教书先生。

张镓深慕何先生才华，拱手相迎，两人寒暄过后，分宾主落座。这时，魏芷香领着不满 5 岁的张之洞来到客厅。

张镓对何先生说：“这是我的四子之洞，从今日起，就拜在先生膝下当学生了。”说罢，便唤之洞先在香案前跪拜至圣先师孔夫子，然后又拜过何先生。

何先生见之洞虽然瘦小羸弱，但天庭饱满，眉目清秀，透着聪颖和机敏，不禁颌首微笑着夸奖了几句。张之洞在酒席间默然不语，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谈话，不时仰脸凝望着何先生……

何先生从《三字经》教起，每天教 20 个字，他便以为教得不少了，谁料张之洞过目不忘，念三四遍即能背诵。不到一个月，就把一本《三字经》背完了，何先生便夸奖之洞聪慧过人，真是神童。

一天，张镓公余来到书房，不动声色地先让之洞把《三字经》背诵了一遍，见他背得轻松如流；继而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让张之洞认读，之洞一一确认不误。张镓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好，好！跟着何先生好好学吧！长大成材，好为家争光，为国效力。”转

脸又对何先生说：“我虽略通文字，之洞这孩子的聪颖，强我十倍。先生博学卓识，执教有年，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培养成人。”

何先生喜悦地说：“是啊，是啊，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后该如何教他呢！”说罢，便和张镓商定教之洞读《论语》，学描红。

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小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对父亲的嘱咐，虽不全明白其中含义，但父亲殷望他读书的话，却已印在幼小的心灵里，使他平添了一股思学若渴的力量。

何先生写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赵体字，让张之洞套在宣纸下练字。时间不久，又改描写为临摹。之洞兴趣盎然，勤摹苦练。

张之洞读书苦求甚解。他读论语，对章节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对其聪明好学、务求甚解的精神极为赞扬。张镓也为其子长进之快欣喜不已，越来越偏爱这个儿子了。

读完《论语》，又开始读《孟子》。之洞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

白天，他在家塾听先生讲课；夜晚，便秉烛夜读。困倦难耐时便伏案而睡，醒来又接而复读。

魏芷香对他极其慈爱，陪坐在身旁，看着他在烛影摇曳里那清瘦的脸庞和专注的神态，听着他那如歌似曲一样抑扬动听的朗诵，心中便涌起一种爱怜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给之洞摇扇纳凉，驱赶蚊虫；漫漫长夜，她给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抚慰着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经过5年孜孜不倦的苦读，张之洞9岁时已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9卷“四书”和《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5部儒家经典著作。不久，他又读完了《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4部书。到此，科举制度规定的教科书，他已全部读完。

何先生临别时，张镓酬谢了一笔厚礼，10岁的张之洞依依不舍地拜别了先生，从此结束了家塾生活，进入兴义府学继续攻读。

兴义府学紧挨府衙，是张镓为官吏的子弟读书而修建的。

府学庭院宽敞，轩明窗亮，院内古木参天，翠竹丛生，假山峻石叠趣，溪水清漪缠绵，环境十分幽静。

被延请到府学执教的，都是名冠兴义的饱学之士。在府学，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11岁这年，敖慕韩老师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把

他叫到身边：“之洞，我出一首诗，你来和一首，行不？”

之洞说：“多谢先生指教，之洞愿意试试。”

“好！那我先出一首李白的《峨嵋山月歌》吧！”敖慕韩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你先去想一想吧，和完了就交给我。”敖慕韩老师亲切地拍一下之洞的头，以示鼓励和亲近。

小之洞点点头，转身刚走几步，又转回身来，说：“先生，我和上了。”

“什么？你和上了？这样快！你诵出来我听听！”敖慕韩惊喜说道。

之洞站直身子，仰脖诵道：

幽燕杰士遍《春秋》，代有奇才如水流。

长在兴义思故里，十龄未曾到沧州。

敖慕韩满脸惊喜，细细品味一下，说：“好，好！确实是好。你先写在纸上，我再给你出一题目。”

之洞将和诗写在纸上，敖慕韩又诵出一首诗，是白居易的《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入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之洞略作思索，灿然一笑，说：“先生，和诗有啦！”

“真的？你写下来。”敖慕韩欣喜说道。

之洞小手挥动，立刻写出一首和诗：

最是家乡好画图，千里平畴一展铺。

风吹小麦重重浪，雨润高粱穗穗珠。

绿树梢头挂红枣，青柯腰里挎玉菽。

若问父老今何在？南北皮城守淀湖。

敖慕韩先生看了，觉得前面都很好，只是不明白“南北皮城守淀湖”一句有何来历，便问：“之洞，这最后一句是何意？”

之洞眨眼笑笑说：“这是学生的老家南皮县呀！秦朝时，这里建有两座皮城，南面的叫南皮城，北面的叫北皮城，始皇二十六年设县在南皮城，因之称作南皮县，属渤海郡。县境内有一大湖泊，名叫大浪淀。

我这句指代家乡，不知妥不妥？”

“妥！妥！真乃奇才，奇才也！”敖慕韩先生连声赞叹。接着又说：“你没到家乡去过，如何这样熟悉？”

“是我父亲常常给我讲的。”

“好好用功吧。你真是块好材料！”

敖慕韩把之洞的和诗拿给张镆看，他高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说：

“这两首和诗虽不如原诗好，但也意境清新，言之有物，爱乡之情表达很充分，很亲切啊！”

“这已经很好了。之洞才11岁，哪能拿他去和李谪仙、白香山比呢？我任师这许多年，还第一次遇到这等聪慧的学生，真是神童啊！可喜可贺呀！”敖慕韩喜不自禁，不住夸赞。

“全是敖先生您教导有方，我要谢您呢！”

“不敢当，不敢当。之洞天生奇才，全是造化之功啊！”敖慕韩连连谦辞。

张镆治宴款待敖先生，让之洞给敖先生敬酒，并说：“来！宫保，你也喝一杯，作为爹爹对你的奖赏！”

“哈哈哈哈哈……”敖慕韩看张镆竟然高兴得让小之洞喝酒，禁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张之洞平生第一次喝酒，被辣得直咧嘴。张镆也笑了，然后又觉得这种奖赏不大合适，又让人到书房取来一方古砚，对之洞说：“这方竹节砚，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誊录时，纪文达公纪晓岚赠送的。这是宋代的旧物，上面有竹节一样的纹理，极其罕见，故而叫做竹节砚。这铭文，是纪文达公亲手刻上的，异常珍贵且不说，铭文讲了做人的道理，你长大了就会懂的。这可算是咱家的传家宝，你祖父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你将来再传给后代子孙吧！”

小之洞细看那数行砚铭，写得是：

介如石，直如竹。史氏笔，挠不曲。

笋不两歧，笋无曲枝。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断简欤？乃坚多节。略似此君，风规自别。

纪晓岚识

此事，深深地激励着张之洞，也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

张之洞对府学里那些空泛枯燥的讲学和文章兴味索然，于是向父亲建议：“黔中僻远，难得书籍，应到内地多购一些应用之书。”张镆觉得言之有理，便倾出积存的全部俸禄，派人从内地通衢买来了几十箱书籍，放在书房里，供张之洞和他的几个哥哥姐姐阅读。张之洞每天放学回来，就钻进书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学习之余，张之洞常常去登天香阁。扶栏远眺，但见南盘江水奔流东去，将军山拔地擎天，簇簇村舍掩映在烟树碧草之间，顿感襟怀开阔，不禁思绪联翩。有时，他即兴赋诗，歌颂祖国的山河壮美；有时，他遥望东方，想起鸦片战争的屈辱和国土被洋人蚕食的时事，激愤满怀……

那时学写诗，离不了学对对儿。张之洞对此极有兴趣。

一天，丁诵孙老师给学生们出了个上联：

柳丝莺梭，织就江南三春景；

府学中的其他学生都被难住了。

只有张之洞略加思索，对出了下联：

云笺雁字，传来塞北九秋书。

丁老师禁不住欣喜地大加夸赞，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出满意的下联呢。直到今天，这幅对联仍被楹联界称为绝对。

丁老师欣喜之余，又给张之洞出了个上联。这个出句是他目睹情事偶然而生，想了多日，也没想出好的下联，于是他让之洞试试。上联是：

小猪拱小竹，小猪一动小竹一动；

确实出得极为刁钻。之洞听完狡黠一笑：“先生，学生对出来了。”

“噢？那你说说！”

张之洞信口诵出了下联：

胡嘴对壶嘴，胡嘴一振壶嘴一振。

丁老师哑然失笑，想起自己给学生们讲书时，用心爱的宜兴紫砂壶喝茶的情景，以此来看，推知学生对这个动作深为注意，以后干脆不在讲书时喝茶了。

很快，这幅对联传扬开去，被人们津津乐道。

张之洞对经书并不感兴趣，但对史书和经世之学却爱不释手，苦读不舍。这天，他正在书房读《史记》，张镆悄然来到屋里。

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萧相国世家》，不禁暗自称许。张镆从自

已几十年的宦宦生涯中体会到，只读经书不懂历史、不谙现实的处世为人，是很难立世保身做好官的。所以，不仅支持之洞读史书，还常常给孩子们讲解《史记》和《三国志》等，加以点拨和启发，使他们能以古鉴今，学会处世之道。

张之洞发现父亲立于身旁，连忙站起让坐。

张钹问道：“《萧相国世家》你能读懂吗？”

之洞回答说：“字义可懂，其深义尚不大明了。”

张钹翻了翻书，沉吟了一会儿，循循诱导地说：“读书不能死读，要读活。你看萧何四次被刘邦所疑，并非萧何要加害刘邦，而是他对刘邦太竭诚尽忠了。比如刘邦领兵与项羽作战，留下萧何治理巴蜀汉中。他立法有章，施政有方，民富粮丰，兵源充足，使刘邦可以放心作战。这正是萧何的大功大德呀！可是，刘邦却怕萧何的德望超过他，篡夺他的天下，就常派使者以慰劳丞相的劳苦为名，去侦察萧何有无异心。幸亏萧何的谋士鲍生看破了蹊跷，劝萧何说：‘数次使人来慰劳你，是对你不放心啊！’萧何才恍然大悟，于是，把自己的兄弟、儿子派去随刘邦作战，这才释解了刘邦的怀疑。”

张钹啜了几口茶，又接着说：“刘邦坐皇帝12年后，黥布、陈豨起兵谋反。刘邦自领一军去打黥布，行前派人问萧何有何打算。萧何说要动员百姓组织军队，自为佐军，以辅刘邦平叛。这时，有个谋士又劝诫萧何说：‘丞相，灭族之祸不远了啊！’”说到这里，张钹问道：“洞儿，你说说看，这个谋士为何说萧何快要招至灭族之祸了呢？”

张之洞听到父亲诘问，狡黠地笑了，立刻回答说：“儿以为，萧何能号令百姓，自成一军，足见其德高望重，为民拥戴。这也正是刘邦所担心和嫉妒的，故而萧何为刘邦所不容，将要招至灭族之祸。所以，萧何用了个聪明的办法：他改弦更张，在蜀地吞占土地，贪污受贿，肆虐百姓以自污，而使刘邦放心，这才免受其害。”

张钹听后不胜欣喜，连连夸赞说：“嗯嗯，所言不差，所言不差。你果然能悟出书中的道理。读书就该这样，不拘泥书本上的词章句段，要深思细想，领悟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

此时，他又联想到自己的宦宦生涯，颇为感慨地说：“洞儿，你要记住：做官为宦，在上司面前，既要表现得有才能，又决不可使上司感到你的才能会超过他。无能，将弃之不用；能出其上，又会被其拿掉。此中荣枯升沉，全凭心计，任何时候，都不可骄纵恣肆，忘乎所以。”

张之洞频频点头，诺诺称是，将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教诲，牢记在心里。

张镛看张之洞小小的年纪即掌握了许多人终生难以学好的课程，心中自然高兴，便思量让之洞早些参加大比，而想到自己六次会试皆不中，最后以大挑才走上仕途，又不由得凛然生畏。于是，他重礼请来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专门为张之洞授业。这个人就是贵州独山府署理知府韩超。韩超是道光甲午年的进士，直隶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称血性奇男子，与张镛交谊很深，听说张镛请他教导神童张之洞，很乐意培养这位奇才，便一口答应，很快就来到了兴义。

颠沛少年

韩超来兴义两个月了，他看之洞的学业日见精进，心里十分欣慰。但因公务缠身，不能久留，就要回独山府了。

这天，韩超对之洞说：“之洞，你是我的学生中最喜爱的一个。我同你爹爹，都希望你早登大比，成为国家栋梁，你一定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好好读书，用心学问，为你爹爹争口气才是啊！”

“学生愚钝，承蒙先生教诲之恩，定当发愤读书，不负前辈盛望。”小之洞信誓旦旦。

韩超接来说：“两个月来，你的学业长进很快，我也很高兴。所有八股文的作法，我都教给你了。古人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本人。以后如何，就看你自己了。以师拙见，若要时文作得好，也只有勤学苦练，没有捷径可走。首要的是熟读四书，其次是勤于练笔，第三是兼读一些闾墨文字，体会当今名士的时文技巧。总之，必须处处留心才是。”

小之洞点点头：“学生记下了。”

道光二十九年（1894）秋天，13岁的张之洞离开了兴义，乘车北上，踏上了去老家南皮的旅途。

两匹骏马拉着轿车，驰行在颠簸的山路上。

张之洞兴趣盎然地坐在轿车内，隔着小窗眺望着逶迤起伏的山岭，不断地向赶车的老家人张喜询问沿途的景物，感到新奇和振奋。他向

往父亲常常怀念的南皮，向往故乡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和鱼肥水美明镜一般的大浪淀，还有水天相连、浩瀚汹涌的渤海。他更盼望来年县试，神往那场一展才学的角逐……

小之洞历经7年的寒窗生活，已经学完科举要考的学业，现在回籍参加县试，像离巢的雏鸟，满怀希望和信心地鼓荡起双翅，飞向新的人生旅途了。

之洞历经两个月的旅程，穿过湘、鄂、豫等省进入直隶（今河北），春节前赶到晋州，在叔父张钺家里过罢佳节，便来到南皮县双庙村。

此时，先祖在印子头村的故宅，已在岁月的流水里坍塌泯迹。父亲张钺改在城东南双庙村兴建的这所新宅，物料既不考究，构造也很简朴，远不如昔日张氏旧宅的富丽堂皇。

原来，张钺崇尚节省，常把节省下来的俸禄周济给亲友。

张钺曾说过：“我还没有见过厅房之木有自朽自烂的呢！用松柏檩梁固然好，可是子孙有恃家产，挥霍耗费，到家产罄尽时，就要扒房子卖木料啦。那时，即使松柏的檩梁能值几何，也不过卖得十金；这十金的收入，还不够他们的一顿饭钱。有了这样的子孙，再好的厅房也保不住，再大的产业也得荡尽。所以，我的房子木料虽然次点，只要子孙品学兼长，则比松柏造的厅房还要坚固耐久哩！更何况，家贫出贤士，白屋出公卿，能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已经很好啦！”

张之洞住在这里，很自然想起父亲平日对他们兄弟的教诲，深切地感到父亲是希望他们兄弟不要依赖祖宗的荫庇，而要刻苦精进，闯出自己的生路。想着这些，之洞不敢怠慢，也无心观赏久已神往的家乡景色，一心专攻学业，准备县试。

张之洞在老家人张喜的带领下，到南皮县署报了名。办好应试手续以后，他又备妥了文房四宝和应用的考具，耐心地等待考期的来临。

县试这天，小之洞早早来到考场前等待入场，全县来应试的几十名童生也都陆续来临，这其中最小的，就是张之洞了。不仅年龄小，个儿也长得小。因受了母亲遗传和贵州水土环境的影响，比北方同龄的孩子要矮一些，看上去不过才像八九岁。所以尤其引人注目。

县学的教谕许知礼远远见来了个小孩考秀才，甚是稀奇，便走近前来，问道：“你也是参加县试的吗？”

“是的。请先生多多教导。”之洞看官服知道是位县学的教谕，说话便极为谦恭。